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八十五回 化兒童赤松試道 登仙座道祖談功

靈宅聞言，勃然大怒曰：「吾道何者不及三緘？況三緘墜入凡胎之子，吾乃仙居上界。意欲將爾輩裁成道器，無非念其學道心誠。殊兩次三番，傳彼共立門下，反鄙吾道淺，弗足為師。是視吾上界之仙，不及三緘也。吾今誓不容彼，必到碧玉，排陣以擒之！」遂命三服、樂道為前導，自率野鬼，祥光駕著，竟向碧玉山而投。及到碧玉地方，將陣排就，又囑三服曰：「爾可再去，諭以好言。如其順情歸吾則罷，如其傲令如故，休怪吾之不仁！」三服度上峰頭，極目寂然，不見有人行動。忙於各洞尋覓，蹤跡全無。遂下山來，稟之靈宅曰：「諸位道友已四散矣。」靈宅子尚未深信，自上山頂，四面周視，果無形影，乃向三服、樂道曰：「諸妖散去，必有其方。慢慢訪之，俟訪得時，再為計議。」言已，各駕風車，仍回虎噴山中，日教三服二人以排陣之法。

一日，靈宅不在洞府，三服問諸野鬼曰：「自吾去後，爾等何處棲身？」野鬼曰：「自與鬼王分散，行貪塵六怪收為內用。孰意歷時無幾，六怪旋敗於心明老道。吾等擁風而遁，被普光衲子一塵揮之，幾乎塵世投生。忽然空際旋風一陣，又將吾等招轉，落於虎噴山下。依歸無所，已歷多年。茲荷靈宅真人施下宏恩，教以陣法，何期又與鬼王相逢！吾等而今如蛇有頭，可以行矣。」三服曰：「擾害村人之事，自此毋貪。待吾得閒，傳爾輩以大道。」野鬼聞而喜曰：「鬼王有此提攜，吾等心願已足。」閒談半日，靈宅子雲遊歸來。常常抱恨三緘，在乎心中，但恨一時不能得遇。遇必置之死地，而心始遂焉。所以朝日雲遊，暗訪三緘，雲遊地面。

豈知三緘自古佛寺出莊遊玩，勸轉金老，師徒嚮往前行，所歷往途不下數千里，所越市鎮不下數百處。他日來在百柳村頭，正值暮春天氣。師徒此際已勞頓不堪，三緘曰：「前面老柳之中，諒可蔽載陽之日。暫且入息片刻，再行不遲。」狐疑曰：「師其勞不堪任耶？」三緘曰：「自雲遊已來，無時止息。即得剝觀，稍停步履，總未將大道練習深深，心雖歉然，無如外功未滿，縱極沉痾，又何辭乎？」談論至斯，已到柳下。

赤松子見三緘師徒同來老柳息肩，思欲一試其道，雲頭按落，扭身化為孩子，以樹根為枕，臥於柳蔭。師徒來至其間，一同坐定。三緘目視孩子熟臥，乃憐之曰：「誰家兒童，臥於此地？倘蟻蟲入耳，為害不小！」因時以手與彼拂之。然手拂兒童，心在大道，不知不覺，將指明掐了一下。孩子忽然痛哭，破罵不休。三緘曰：「吾見爾臥於樹根，恐有蟻蟲誤入耳內，為爾拂著，不意指下重了，小哥還宜海涵。」

孩子聽得此言，將手擦目，擦之許久，睜目一視而笑曰：「爾道士耶？吾奉祖命，往雪平山請道士來家，與吾祖伏鬼，奈道士遠出，未克迎來。今正有緣，相逢萍水，不如請爾到吾家去，代驅鬼魅焉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祖所遇何鬼？」孩子曰：「心鬼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胡為心鬼？」

孩子曰：「心鬼甚於陰鬼。陰鬼只知害人頭痛眼花，收伏尚易，惟此心鬼，最難驅遣。時而欲富，富若不得，則懷奸使詐，求壟斷而登之；時而欲貴，貴若不得，則面諛容悅，入權門而媚之。更有甚焉，欲色則逾牆鑽穴，寡廉鮮恥不顧也；欲酒則豪吞渴飲，失儀喪德不惜也；欲氣則橫眉怒目，詈父罵母不畏也。吾祖生平所最恨者，此心鬼。而心鬼偏住於吾祖腹中。素聞雪平山有一道士，善能制伏，祖故命吾往迎。殊奉命而來，空身而返，大失所望。不料在此又遇道長，何幸如之！」

三緘曰：「雪平道士收此心鬼，所用何物耶？」孩子曰：「左提華蓋，右執意劍。欲除心鬼，非此二寶，不能收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心鬼有幾？」孩子曰：「彼言心鬼只一，而傍此心鬼而作弄者則有三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祖父必欲收此心鬼者何為？」孩子曰：「吾祖欲修崑崙寶地。然此寶地，原要清空。有是心鬼牽纏，何能俾崑崙之地，清淨無擾，空靈無欲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祖欲去心鬼，以修崑崙，是崑崙在中，而不在上下也。」孩子曰：「若崑崙於上，惟不死者修之，玄中妙道，盡於此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據爾所言，爾祖其煉先天大道者。吾等正宜參訪，以求大道之精。」孩子曰：「爾即見之，吾祖恐不樂見也。」三緘訝曰：「如何？」孩子曰：「吾祖最厭道士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祖既樂大道，何又厭道人耶？」孩子曰：「道名先天，其名美矣，其道高矣。深造有得，可證仙品，祖故甚喜於心。今之學道者，或以聰明自恃，巧於作弄，而旁門出焉，左道亦因乎旁中之旁，而由此起焉。致令煉道人兒厭常喜新，學至半途，而易轍改弦，習於旁左之門者日益眾，活將先天大道弄得顛顛倒倒，吾祖是以厭之。」三緘曰：「聽小哥言，進吾大道多矣！」孩子不復與言，立起身來，略拂衣塵，傍柳而隱。

三緘以為柳之神也，不知乃赤松所化，特以試道者。自得孩子一番言語，參悟大道，愈見精明。於是輾轉流連，不忍捨柳而他游。狐疑曰：「夕陽將墜，師不急尋宿所，恐不免晚途奔走之勞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上前速為訪之！」狐疑去，三緘師徒緩步在途。未幾，狐疑回，稟曰：「歷此不遠，有一古剎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內有僧道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只一老衲耳。」三緘喜，遂率諸徒向古剎趨奔。

維時赤松子乘雲天半，得遇紫霞而言曰：「爾弟子三緘，道已得半。吾化身往試，知其可成者，即在指顧之間。」紫霞曰：「全賴眾真等指點頻頻，吾望速成，以好復命。」紫霞言畢，突見復禮子乘雲至，止曰：「吾師急歸，道祖有文來洞。」紫霞聞說，即約赤松子入洞閒談。搭肩而行，不時已到。二真人捧視飛文，內言：「明日諸仙同聚八卦臺，有言吩咐。」將文視已，共飲黃梁。

俄而，洞前起了一陣陰風，愈吹愈厲。紫霞曰：「此正暖天氣，春風原不鳴條。是風狂厲如斯，所主何兆！」赤松子曰：「吾與爾且出一觀。」紫霞然其言，當即停杯，挽手出視，遙見西面黑霧騰空。紫霞曰：「春有東風，其風起自西者，必妖屬也。」忙忙入洞，凝神而默會之。蘇來，顧謂赤松子曰：「靈宅子在虎噴山下，操煉萬鬼陣勢，以害三緘。兼之三服、樂道被伊迷弄，參拜為師，食了背道靈符。爾我他時不免又戰於此陣。明日拜見道祖，宜將是言稟之。」赤松子曰：「靈宅子數次阻道，道祖不即除之者，待彼知悟也。殊彼累為諸真所敗，其心不服，今復煉茲大陣，以待三緘，真打入陰山，尚不足以蔽其辜者！」言畢，二真歎息不已。無何飲罷，赤松子辭歸洞府。

次日，八境宮高豎聚仙旗，飄飄蕩蕩。諸真等或乘龍鳳，或跨鸞鶴，紛至沓來。一時同集臺前，侍立左右。宮內金鐘三擊，玉鼓頻催，道祖登臺。諸真人參拜以還，如前侍立。道祖顧盼良久，乃向紫霞而詢曰：「大道不明於天下，直使旁門左道炫世稱長，俾世人誤入其中，所行多索隱之事。無怪背父忘母，忤逆遍乎寰區。王母傷之，旨請上天，囑吾遣一門徒，托生塵世，闡明大道。吾前飭爾選得虛無子入胎臨凡，迄至於今，未見復旨，徒令繡雲仙閣寂然空立。爾胡奉命不以復命為期？」紫霞真人俯地奏曰：「弟子自奉師命，所遣虛無子臨凡脫化，以闡大道，始而迷於名利，弟子力加磨煉，牧羊化外，已歷數年。及脫難歸來，事親為樂，庭幃株守，復遣之四表雲遊，廣積外功，而今又越數載。至弟子所傳大道，虛無子略已心得，指顧可望其成。但所收門徒，現有五十餘人，功僅進乎一二步，祈師稍為寬限。道闡明時，自先於師前奏之，然後帶領三緘入繡雲閣中，以收入道能成之士。」道祖曰：「此事原非易易。然三緘功已至斯，宜急成全，命復王母。爾諸真等，俱當三緘是護，以成此道焉。」諸真人異口同聲，應諾如響。

紫霞又復奉曰：「吾真人中護者頗眾，獨有靈宅子累阻闡道之路，欲置三緘於死地。前奏吾師，師曾斥之，以後不得暗起毒念，如復傲命，罰為野仙。昨蒙赤松真人見三緘雲遊，化一兒童以試道之深淺，祥光撥轉，來於天際，得晤弟子。弟子邀入洞內，身剛坐定，忽聽風聲怒號。出而視之，西角黑霧迷漫，陰風震動。凝神默會，方知靈宅子擁得野鬼三萬六千，兼以背道靈符，迷弄三服、樂道，統率野鬼，煉成大陣，欲斃三緘。豈不以大道將成，而又中止乎？伏望吾師止靈宅此時，以免道中人又犯一番殺戒。」道祖曰：「靈宅子既煉萬鬼大陣，或為三緘助道之用，亦未可知。此時師即咎之，彼假以為護道計，縱欲加以大罰，又何能耶？」

待至他時，果然用以阻道，師將《太極圖》付爾，立化彼軀為烏有。」言罷，道祖入宮，諸真人亦同歸洞。

紫霞與赤松子剛出八境宮外，遙見靈宅怒目獨立。紫霞等心恨平日所為，不與交談，忿氣而行。靈宅走上前來，以手拉定，大聲言曰：「紫霞野道，烏得無故妄奏師前！」紫霞曰：「吾所妄奏者何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吾在虎噴山，得遇野鬼無依，統率在茲，為傳道計。爾胡以陣煉萬鬼、欲誅三緘之言奏吾？」紫霞曰：「爾毋飾言，掩一時耳目。如爾從未阻道，吾不爾怪。

單指爾陣設陰風，安對吾師闡道雅意？這且不為爾責，爾又何得將三緘弟子三服、樂道服以符篆，迷彼心性，為萬鬼大陣之統？」靈宅子曰：「三服、樂道自言與師分散，道無所傳，不過暫投吾門，求指進境。吾以一片真衷護道，盡為爾掩，反奏吾以不情。吾初不欲害三緘，而今勢逼處此，俟將鬼陣煉熟，不惟誅三緘性命，亦且誓不容爾！」紫霞曰：「待爾陣成時，吾亦要來試之！」靈宅釋手，曰：「爾好好打點，老仙去矣！」紫霞謂赤松子曰：「靈宅子真反道敗德人也！今非道祖談論三緘之功，先為奏聞，異日萬鬼陣內，恐無以制彼！」言已，與赤松子分手而散。祥光起處，各回洞中。